



## 龙爪岩灯塔

◎王蝶飞

万里长江在南通福地拐了个弯  
夕阳西下，江天一色  
鸥鸟翩翩  
它们的歌声，轻盈而悠扬  
仿佛在为灯塔的坚守  
献上最美的赞歌。  
远洋轮船，携万里风波而来  
龙爪岩畔，孤灯烁烁夜未央  
塔身洁白而又坚定  
白天陪伴往来的船只

夜晚静静地指引航向  
龙爪岩灯塔，如同希望的  
灯塔  
指引迷途，是黑夜中的生  
命之光。  
  
一束光，穿透雾霭与迷茫  
只有滔滔江水知道  
龙爪岩塔顶的灯光  
在夜航的人眼里有多么温暖  
岩壁上的岁月痕迹

## 青春无悔 岁月如歌

——写在南通电视台成立40周年之际

◎姚家红

“请大家注意了，准备，5, 4, 3, 2, 1……”随着一声欢呼，“南通电视台，生日快乐！”2024年12月4日，我们在城山路广场拍摄“全家福”。这也是一次自发的聚会：“1985—2025 NTTV40年，我们共同走过”。

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拥抱寒暄，纷纷在签名墙前驻足，签名、拍照、交谈——

老朋友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老朋友，你还好吗？

姚港路16号(南通电视台成立时的办公点)时，你在，我也在！

城山路8号(南通电视台第二个办公点)时，他在，我也在！

人民路(南通电视台现在的办公地点)时，我们都还在！

作为老一辈电视工作者的代表、时任南通电视台副校长陈铿回忆：“我是1984年12月14日到南通电视台，主要负责技术工作。当时我们三个台长在12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工作。新闻部、文艺专题部、制作部和办公室也都在一个很狭小的平房里。我记得广播电视台把二楼的会议室让出来，让我们做播音室；把底楼大的房间作为新闻部和采访间、新闻剪辑间。设备很紧缺，建台时，42人、26万元事业经费，广告收入40万元，要改善设备也非常困难。新闻部有两台DX1800匹配VO4800录像机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坚持每周两档、后来三档新闻节目。在广播电视台局领导的支持下，当年9月份筹集了30万元资金，买了两套M3摄像机，但设备当年没有到货，很紧张。调度来调度去也没办法，大家都抢着机器用。

当时办《江海春潮》晚会，北京来了很多演员，要用无线话筒，我们台里没有，只有到无锡电视台去借，才保证了这台文艺节目的录制。”

在当年中国电视界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主席由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担任，两位副会长则分别由上海电视台和江苏省电视台台长担任，而这两位副会长都曾在南通工作过：盛重庆和苏子龙。还有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夏平建(曾任南通电视台台长)等，也是南通的光荣。

这一天，他们都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地方，还有一些领导同志也以电视老朋友的身份参加聚会。

盛重庆曾任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台长，后来升任南通市广电局局长，不久后调任上海广电局转任上海电视台台长。在南通期间，他主持了南通电视台的第一次公开招聘，又主持了南通电视塔的设计和建造。这为他后来主持上海电视台工作和东方明珠工程奠定了基础。他把南通视为福地和第二故乡。

苏子龙是建台后不久调任南通电视台任台长的，他是南通电视台第一位正职台长。当年挂牌时，“南通电视台”五个大字就是由时任南通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苏子龙题写。1989年，苏子龙调任江苏省电视台，先后任副台长、台长，江苏广播电视台厅副厅长。

夏平建曾任南通电视台台长十年，后调任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、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。夏平建对南通电视台一



记录着风雨的故事  
每一道裂痕  
都仿佛在诉说：  
“我见证过无数的日出日落，  
也守护过无数归家的航船。”

礁石嶙峋，浪涛声声诉过往  
灯塔屹立，静默守望  
每一瞬闪耀，皆是希望与力量  
在江海的尽头，书写辉煌篇章。



往情深，每次聚会活动都参加。  
几位曾经担任过市委宣传部要职、大家熟悉的领导，也以电视老朋友的身份参加活动。时任南通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的张小平同志深情回忆了当年关注、扶持南通电视台，呵护电视发展的经历和故事。

随着活动的进行，一个巨大的双层蛋糕被缓缓推向前台，蛋糕上面有南通电视台台标和40年的字样。全场齐唱《祝你生日快乐》，活动气氛又一次被推向高潮。

是啊，人生哪有许多四十年。这个四十年，我们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一路高歌。何其有幸，赶上电视，遇见电视，参与电视，服务电视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：回顾走过的路，不忘来时的路，走好前行的路。千条江河归大海，万物生长靠太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灯，冲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！

回顾个人这一路，我也从事过多种职业：农民、大学生、大学老师、电视台记者，但只有在南通电视台我才算找到了自己的“家”，在南通电视台工作了33年直到退休。逐步由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一个专业电视人，是南通电视台培养了我，给了施展才华的舞台。是南通电视台培养了我，成为市党代表、市政协委员、奥运会火炬手，成为南通市广播电视系统第一个高级记者、第一个正高三级高级记者。

往昔的电视情怀和新闻梦想是我们余生的精神财富，几十年积累的友情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暖的港湾。南通电视台，生日快乐！

◎吴有涛

## 悼黄步千先生

◎徐仁祥



### 晴天霹雳

早餐后，想起快到年底了，该去探视黄步千老先生了。

顺道去欧佩拉印象城店，特意挑选了刚出炉的蛋糕等松软糕点，知道久病的他牙口不好。

进入阳光公寓4号楼之前，给黄老转发了一个文学评论讲座的音频，准备与他聊聊这个话题。

1009房间，门虚掩。敲门，无应答。过道里四位老人在聊天。

“找谁？”“黄老，黄步千。”“走啦。”“去哪儿啦？”“人不在啦，昨天。”

什么是晴天霹雳？这就是呀！瞬间泪崩。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来？早一天，就可以说上话了呀！我责备自己。然而，遗憾是无法挽回的。

### 生命支柱

人活着，总会追问活着的意义。找到了，生命就有了支柱。烈日下活出清凉，寒风中活出温暖。据我观察，写作，就是黄老的生命支柱。

3月22日，我去阳光公寓拜访。此时的他，“骨瘦如柴”已经不是形容词。

他在说在写一组人物素描，虚构的，文学的，计划一百篇。我劝他：“歇歇吧，康养第一。”“来日不多，不能等死呀。”

那天，帮他下载安装了微信网络版。我从他电脑中调出《玉莲》(大概是其名作《濠河边的女人》掉队的一位吧)发到我的微信，演示使用步骤。“以后，你给陈霞发稿件，就这样操作。”

他是汪曾祺嫡传弟子，他的创作满满的“汪味”。每年、每月、每天，他不停地写呀写，享受上苍给他的这份快乐。

望着书橱中他赠送给我的几部作品，不由想道：他活在自己的作品中，这就是他延续的永不枯萎的生命。

### 多情好客

每年，他都要请几回客。而我，总被他惦记着。

对酒店的菜，他不满意：“没有我烧得好！可惜我已经弄不动了。”

有次看他，他让我带回一碗红烧肉。过后几次问我“味道如何？”“好，确实好。”并非敷衍。他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2021年，黄老招引我三次。再多一次，就变成“季季聚”了。

3月22日，城山路好灶头摆酒，张松林、朱一卉等在座。席间，朱一卉说到通州有本家谱上有唐骆宾王的记载。早前，张松林为濠河桂花岛景点提升，正在考证“骆宾王的下落”。

3月27日，张松林、朱一卉携我到通州区五甲镇福利村19组李自平家，查看这位唐徐懋公四十九世孙保存的家谱。

当年6月，中华书局《文史知识》第六期刊登了张松林的《骆宾王终迹黄泥口有案可稽》。

黄老馈赠的一桌酒菜，助破了一桩千古之谜。

### 多才多艺

黄老一生历经磨难，在繁复的人生中拼搏。生活折磨他，也赐福他，把他锤炼为一个多面手，一个才多艺的人。

听说过他经商办企业的传奇，也见证过他因为才多艺而曾经拥有的幸福一刻。他精通南通方言，自豪地对我说过：“我这些字，都是从《康熙字典》上查出来的，不瞎弄的。”

他的书法别具一格，据说很少送人，可能是怕书法名声盖过文学吧。

他一次送我两幅书法作品：“平常心”“观自在”。这是他的自我写照，也是他对我的谆谆教诲。

再次凝视、领悟：平常看待世间万事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！平常看待生命历程，不以喜不以悲！